民俗学

# 苏州地区传统民宅门楣辟邪物研究

# 顾蓓蓓

(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上海 200233)

Talisman on door lintel can bring good luck while keep from evils. Talisman reflects a certain aera 's folk custom and culture. Although the authenticity of talisman 's exorcising function, it is a sure thing that it contains people 's spirtual faithfulness.

Key Words Lintel Talisman Mirror The Eight Diagrams

内容提要 门楣辟邪物能祈求福气,驱邪避祸,它体现了一个地区的民俗习惯和文化,门楣辟邪器物虽然无法证实其保家驱灾能力的真实性,但是其中确确实实蕴涵着人们心灵上的寄托。

关键词 门楣辟邪物 镜子 八卦 簸箕 剪刀 中图分类法 K876.2 文献标识码 A

辟邪物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尤其在乡村,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或多或少都脱离不了辟邪文化的范畴,同时表现出强烈的驱邪纳福的信仰功能。"家"所依托的民宅,是每个人最直接的生活空间,应该负有保全庇护的能力,为了增强这种能力,人们使用了一系列的门楣辟邪物来强化住宅的防护力量,营造优质和谐的心理生活环境。

门楣辟邪物大多与风水、巫术等民间无形文化息息相关,发展渊源多出自于古老的神话传说。虽然带有迷信色彩,但是在当今科学昌明、医药和生产力先进、物质和精神生活条件相对优越的社会中,依旧可以在乡间民居中发现镜子、八卦、彩条等辟邪物,并且类型多样丰富。门楣辟邪物看似传统,而流传至今,并没有遭到淘汰的迹象,仍活跃于日常生活中,甚至通过民间传统工艺技术,逐渐艺术化,并加入了一些现代的元素。由此我们不免要省思门楣辟邪物的深层民俗文化意义。

苏州地区在明清时期成长为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 不但承担了相当部分的物质生产和贸易 ,同时其在文化上的成就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传承至今的门楣辟邪物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传递当时文化和经济的载体 ,如果我们把辟邪也

当作一种中国传统民间文化来研究,那么门楣辟 邪物就是这种文化的最直接的体现之一。

在古代《绘图鲁班经》中记载了 12 种民宅辟邪物 其中与门楣有关的有: 瓦将军、兽牌、倒镜等; 在近代《中国镇物》中有一张中国镇物一览表<sup>[2]</sup> ,其中提到的有关门楣的辟邪物有: 桃符、春联、门神、石敢当、镜子、吞口等。另外结合其他一些相关书籍和论文,作者将门楣辟邪物按照外表形式分为两类: 牌匾型、器物型。具体内容列表如表一。

在本文中,由于篇幅的原因,主要讨论在苏州 地区传统民居中发现的器物型门楣辟邪物。

一 苏州地区传统民宅器物型门楣辟邪物的 种类探源

苏州地区常见的器物型门楣辟邪物有:镜子、 八卦、五彩布条、利器和竹簸箕。下面分别介绍其 源起。

表一//

类 型	举例
牌匾型	春联、门神、门匾额等
器物型	镜子、八卦、剪刀、利器、彩条、毛笔、钱币、兽牌、 铺首等

## 1. 镜子

镜子用于辟邪的原因在于,妖魔鬼怪经过镜子反照后难以遁形。晋代葛洪《抱朴子·登涉篇》记载:

万物之老者,其精悉能羉于人形惑人,以眩惑人目而常试人,唯不能于镜中易其真形耳。是以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镜径九寸以上悬于背后,则老魅不敢近人。或有来试人者,则当顾视镜中。其是仙人及山中好神者,顾镜中故如人形。若是鸟兽邪魅,自见其形,必反却走,转镜对之视之,有踵者,山神也。无踵者,老魅也[3]。

不管是妖魅还是鸟兽的邪怪,通过镜子的反照都可以现出原形,即使是道行高的老妖,在它逃走的时候,用镜子对着它,可以看到它没有脚后跟,从而判定其身份不是山神而是老妖。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古人对镜子照妖能力的充分肯定,连身怀法力的道士都需要镜子防身。

除此,历代小说传奇中都有对镜子照妖的诸多叙述,例如《封神演义》中有杨戬拿照妖镜逼梅山老怪现形,《古镜记》中有照出小丫头竟然是老狐狸所变[4]《西游记》中孙悟空上天庭借照妖镜一用等等,都反映了镜子神奇的魔力,这样,一般民宅将镜子悬挂在门楣上,保护家宅及家人,防止妖魅侵入家中就顺理成章了。

古人对镜子的崇拜,一方面来源于对其可以 照出物像的不理解,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 才赋予镜子一些超能力。再经过历代文学作品与 官宦野史的描述与传播,因此成为固定的习俗流 传开来。

另一方面镜子的辟邪功能体现在其背面的铭文和装饰纹饰上。我国自汉代起就已经开始在镜子背面进行装饰,例如汉代的铜镜背面有铭文书曰"见日之光,天下大明,服者君卿、镜辟不羊,宜于侯王、钱金满堂";春秋有螭虎纹镜;战国有四兽镜;唐代有八卦纹镜等等,都是具有镇邪作用的装饰纹样[5]。

在一些宗教中,镜子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镜子是佛教的法器,是 21 种供养器具中的一种, 代表清净明澈,很多菩萨手中都持有镜子,在佛堂 道场中,布置时需要大镜 28 面,小镜 42 面,由此 更可见镜子与佛教的密切关系<sup>[6]</sup>。另外在密宗佛 教中,镜子是灌顶的用具。对于不同的宗教,镜子 都有这么重大的意义,因此,也广泛的被普通百姓 用于民宅辟邪。

#### 2. 八卦

八卦之所以成为民宅辟邪的工具 源于其八边形的外观形状。八卦不但在门楣、照壁等成为辟邪物,传统建筑中常见的八角形藻井、八边形窗、八角形铺首门环等等,都是借用八卦其八边形的形象用于建筑造型上的表现。

中国最早记录八卦的文献当属《周易》。《周易》分为《易经》和《易传》,是阐述八卦义理的重要典籍。《周易·系辞下》二章中对八卦的历史起源有如下的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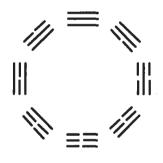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立,舆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7]。

这段文字说明伏羲氏在治理天下的时候 将天象、 地法、鸟兽事物等的运作规律总结在八卦中 ,用以 与神明沟通 ,并且研究世间的万事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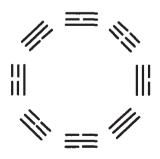
同时《周易·系辞下》对八卦的结构组成也有明确的说明:

易有太极 ,是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 ,四象 生八卦 ,八卦定吉凶 ,吉凶定大业<sup>[8]</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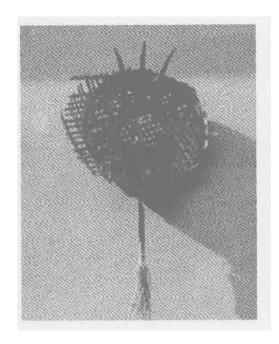
说明八卦的基本组成要素是 :太极、两仪、四象 ,而最终生成八卦。由《易经》为基础 ,之后对八卦的研



图一// "先天八卦"图



图二// "后天八卦"图



图三// 辟邪物:竹簸箕、八卦、三叉戢

究不断发展,将八卦结合阴阳五行、四时,推展到为人处事的方法,从而确立了占卜的理论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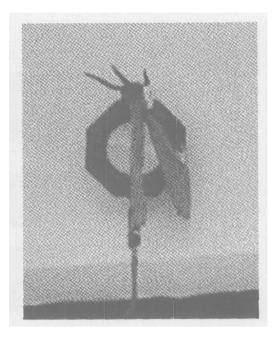
#### 3. 五彩布条

中国古代先民曾从自然万象有规律的色彩变 换中获得了五种基本色相,即:青、赤、黄、白、黑, 并体会到这五种色与当时人的生产、生活实践有 着这样或那样的利害关系。所以 将这五种感性的 视觉色相进行了理性阐释"青,生也。象物生时之 色也";赤 赫也。太阳之色也";黄 晃也。晃晃日 光之色也(天地互映)""白,启也。如冰启时之色 也""黑,晦也。如晦冥之色也"。五色被视作特定 观念的指代。后又随着阴阳五行学说的产生与发 展,五色与五行(水、火、木、金、土)、五方(北、南、 东、西、中入五时(冬、夏、春、秋、长夏入五性(智、 礼、仁、义、信 ) 五声(呻、笑、呼、哭、歌 ) 五态(恐、 喜、怒、忧、思 ), 五气(寒、热、风、燥、湿 )成为构架 世界秩序的整体系统,既丰富又稳定。传说女娲也 是用五色石来补天的,因此这五色不仅仅是颜色 了 具备了神职的涵义。

尤其在端午节的时候,人们用五色丝编织香袋或绕于手上,用于避五毒。应劭的《风俗通》对此有记载:

五月五 ,日以五彩丝系臂 ,名长命缕 ,一名续命缕 ,一命辟兵缯 ,一名五色缕 ,一名朱索 辟兵及鬼 ,命人不病瘟。

同时, 五色在佛教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五色 就是为了驱邪。新娘子出嫁坐的花轿要挂竹筛、进



图四// 辟邪物:八卦镜、三叉戢、红布

丝代表了佛教中的"五智",即"法界体智","大圆镜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就所智"。"五智"的义理出自金刚乘教义,是密宗的主要义理之一,只有拥有这五智,方能达到"菩提"(正觉)[9]。

#### 4. 利器

这里所说的利器包括剪刀、三叉戢等尖锐武器 类型的物品。据说这些利器悬挂在门楣上可以克制 力强、凶猛的煞气,再配合镜子。辟邪的力量非常 大,甚至具有杀伤力[10]。利器的形象一部分来自于 人们日常农作的工具,另一部分来自于家常使用的 器具,还有就是来自于兵器的形象。它们共同的特 点就是具有尖锐的刃口。寓意斩妖除魔。

#### 5. 竹簸箕

首先,古时的人们认为竹子具有驱邪避凶、保佑生命和健康的功能,并由此创造了一个神掌管竹子,即竹王。《后汉书·南蛮传》记载:

夜朗者,初有女子浣于月逐水,有三节大竹,流入足间,剖竹视之,得一男,归养之。及长有武艺,自立为夜朗侯,以竹为姓。武帝赐其王印绶,遂杀之。封其三子为侯,死配食其父。今夜朗县有竹王三朗神是也。破竹之野,遂成竹林,林边建竹王庙。

由此可见,对竹子的崇拜最早起源于汉之前、中国的大西南少数民族一带。到今天,在新晃广大侗族地区,家家屋檐下随处可见挂着竹筛、竹簸,用意就是为了驱邪,新娘子出嫁坐的花轿要挂竹篮,进

## 表二//

元素组成类型		发现地点	实 例 图 片	安装方式	备注
镜子	圆镜	甪直		悬挂	
		苏州东山		镶嵌	圆形的白铁皮,类似镜子
	八边形境	角直		镶嵌	
竹簸箕+剪刀+五色彩条		甪直		悬挂	
		苏州东山		悬挂	
竹簸箕+八卦 +三叉戢		苏州东山		由三叉戢	八卦牌上有瑞兽浮雕,下悬有字牌,中部推测应该镶嵌有镜子,现已脱落
		苏州东山		由三叉戢	在门头上方还镶嵌有圆镜;八 卦使用"先天八卦"的纹饰浮雕,中间有兽面浮雕
竹簸箕 + 圆镜		甪直		悬挂	圆镜周边有纹样浮雕
八卦镜+三 叉戢+红布		苏州东山		由三叉戢钉在墙上	八卦镜周边有纹样浮雕,中间 嵌圆形白铁皮

门要从竹筛上走过;牛羊生崽的胞衣要用竹箕挂 在树杈上,这些风俗都体现了竹可以庇佑人们健 康、长寿。

其次,簸箕是驱邪仪式中常常使用的一种传统工具,用意为用簸箕簸去五毒,消灾辟邪。在中国西北各省农村有一种剪纸称为"簸箕娃娃",即剪一个纸人,再剪一个簸箕,垂直粘在纸人的双手上,成为双手前伸簸箕的立体的抓髻娃娃,贴在窗纸外边,天黑以后,在窗外拿油灯在纸人前边上下晃动,人在屋里看,簸箕上下簸动,好象抓髻娃娃在簸簸箕,这种剪纸在河北省东部农村叫"没姓丫头簸簸箕",意思是簸去病灾,全家平安。

另外,其他的一些驱邪活动,例如撒灰、撒豆等都需要用到簸箕,因此,簸箕就成为辟邪仪式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将竹子和簸箕合而为一,一方面是工艺技术的要求,再一方面也增强了辟邪的能力。

二 苏州地区传统民宅器物型门楣辟邪物的 组合类型现状

首先,我们将在苏州地区实地调查到的民宅门楣辟邪物的种类归纳举例如表二。

苏州地区传统民宅所使用的器物型门楣辟邪 物有如下特征:

#### 1. 八卦牌

八卦牌通常分为两个部分:周边装饰和中心部位装饰。常见的形式有两种,一种使用八卦卦符作为周边装饰纹样,即"乾""兑""離""震""巽""坎""艮""坤"的组合,田野调查所见均采用"先天八卦"的形式,在八卦中心部位可以放上圆镜子或者兽面浮雕。而另外一种仅仅是借用了八卦八边形的外观形状,周边没有八卦卦符纹样,取而代之的是麒麟等瑞兽的浮雕图案,中心部位也是镜子或瑞兽浮雕。

#### 2. 镜子

单独使用镜子的时候,都是在建房时就直接镶嵌在门楣上了,少数是采用悬挂的安装方式。基本上都使用平面镜,没有发现其他地区出现的凹面或凸面境。在苏州东山陆巷发现有几家使用白铁皮来代替镜子,一方面同样具有反射的功能,另一方面白铁皮比镜子更加耐风雨。因为江南地区雨水比较多,在调查的时候发现一些人家门楣上的镜子有破裂、镜面浑浊等不同程度的磨损,因此使用白铁皮取代,其耐久性和耐侵蚀性就更强,也可谓是现代材料与传统民俗相结合的结果。

# 3. 大量使用竹簸箕

竹子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崇拜的瑞物,而需要使用到簸箕的一些驱邪习俗,例如撒灰、撒豆等,常见于中国中部一些地区地方志的记载,例如河南《仪封县志》和《考城县志》均载"二月二日,煎饼辟蝎,灶灰拦门辟灾"。河南《郑县志》载"二月二日,……取皂(灶)灰围屋如龙蛇状,以招福样"。《贵州通志》载"(二)月二日,取灶灰围屋如龙蛇状,以招祥福"。河南《密县志》载"二月二日,以柴灰围屋避五瘟"。河北《赵州志》载"二月二日,以灶灰围宅墙下,辟除百虫"。山西《沁源县志》载"二月二日,谚云'龙抬头'。以灰围宅舍。避百虫"。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民族和地区,撤灰除虫是一种普遍习俗。

在苏州地区发现的竹簸箕,一方面体现了明清时期苏州地区竹编工业的大力发展,另一方面也印证了中国历史上人口数次南迁的史事[11],人口的迁移带动了文化的迁移,从而推动不同民族间的融合、南北民俗文化的融合。

门楣辟邪物历史久远 积淀了一层一层的民俗习惯和文化,让辟邪物担负起保护家园的责任,虽然无法证实其能力的真实性,但是其中确确实实蕴涵着人们心灵上的寄托。随着社会的发展,它一方面固守着传统的习惯,另一方面也追逐时代在改变。我们探求其生存发展的过程,是要进入辟邪文化深层次的精神意义,为中国的民俗研究再添一页。

<sup>[1]</sup>明·午容编《绘图鲁班经》,台中瑞成书局 1999 年 ,第 17~18 页。

<sup>[2]</sup> 陶思炎:《中国镇物》,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98 年,第 56~329页。

<sup>[3]</sup>晋·葛洪《抱朴子》,收录于《四库丛刊正编》,台北台湾商务出版社 1967 年,第 94 页。

<sup>[4]</sup>隋·王度《古镜记》,中华书局 1991 年 ,第 1~6 页。

<sup>[5]</sup>萧兵《避邪趣谈》,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 ,第 117 ~ 124 页。

<sup>[6]</sup>王建传、孙丽《佛家法器》,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第 129~130 页。

<sup>[7][8]《</sup>周易》,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67 年 ,第 48 页、第 46 页。

<sup>[9]</sup>金申《喇嘛庙—佛的世界》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3 年。李冀成《密宗—西藏佛教》,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9 年。

<sup>[10]</sup>苏州东山寻访当地居民口述。

<sup>[11]</sup>沈益民、童乘珠:《中国人口迁移》,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2年,第74~142页。